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辜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爾雅赦舍也郭註謂放置也易解卦象君子以赦過宥罪書舜典書災肆赦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夫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明年吳與魯會于鄆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歎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按史記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而孔子自衛反魯左傳云在哀公十一年春則哀公十年以前孔子猶在衛也知此事在十年者以史記于子路曰衛君待子爲政云云下即接云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帥伐齊克之季康子用冉冉有言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左傳冉有克齊及孔子歸魯事俱在哀公十一年則前一年爲哀公十年

也孔子自楚反衛實在哀
集註約其文故云是時魯哀
而衛欲用孔子則在哀十年
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禮大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百虎通
名者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新安陳氏曰蒯賁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繼靈公
是禰其祖公羊傳隱元年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禮大
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
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餘詳為衛君章

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

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史記孟子傳迂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遠而闕于事情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

聲中去

禮王制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說
文刀守井也飲之人入非陷于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爲詈
刀守詈爲罰罰之爲言內也陷于害也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又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
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
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
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
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
曰國刑上愿糾暴簡書呂刑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
于五過又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上
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禮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
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
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

采史列傳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
文及顏川漸裁之爲師中進士第爲太學博士足不踐權門

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
遂稱疾不仕靖康元年除起居郎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
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虛懷訪問深發獨智紹
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
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君深于春秋方欲
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煩碎不宜虛費光
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五年除提舉江州太
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時諫
官陳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
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
五諡曰文定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稱
侯仲良見之嘗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富貴如浮雲者二
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此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
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
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
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
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每歎曰此傳心要
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

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

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

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俞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遯其難之爲

義

見閔子侍側章註

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周禮地官遂大夫以教稼穡以脩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陸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一云在野曰稼書洪範土爰稼穡疏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管子首戴茅蒲身服襪襪沾體塗足暴其肌膚盡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註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也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掌場圃植果蓏說文園樹果也圃樹菜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天音扶襁居

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說文襁負兒衣也張華博物志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

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旣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爲

使去聲

專獨也

四書通黃氏曰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

列國興廢說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爲衛侯分以大路少帛精筏旃旌大呂之樂而封於商墟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漢書地理志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按廣輿記河南衛輝府本殷紂所都名朝歌周武

王分其北爲邾南爲
鄆東爲衛卽其地也

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
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於越出
公奔宋亦死于越
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

賦術編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荆哀公
庶子其人無足取特加衛字別白之

公子荆衛大夫

世族譜字南楚獻公子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
衛說遠壤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昭公二十年衛齊豹殺公孟縶靈公在平壽聞亂乘
驪從閭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郭
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
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

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按此乃荆公子非公子荆也備考諸書誤引其事四書類典嘗辨其非錄以備參又按齊豹之亂公南楚爲公驂乘者杜註不言是公子荆而林堯叟於公子荆下則註云字南楚或疑是兩人而附會爲一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禮書禮有六藝御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之爲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此貴者爲賤人

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僕御車也

禮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慶源輔氏曰父生

師教君治爲三事或
曰卽庶富教是也

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
云庶且富矣

漢書孝文帝諱恒高祖中子立爲代王高后崩大臣迎卽天
子位臣瓚注卽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六食貨志孝惠高后之
間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
背本趨末賈誼說上積貯於是始耕籍田以勸百姓鼂錯復
說上貴粟募民入粟得以拜爵除罪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
乃下詔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漢書明帝
諱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年四十八通鑑明帝十二年是
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錢牛羊
被野唐書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
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乃
採其語爲名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
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太子建成懼廢謀害
爲太宗所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年五十三通鑑
貞觀四年大有年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魏徵
勸上行仁義上從其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疋二年天
下蝗三年大水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

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歲終斷死刑
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至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
取給于道路焉

西京之教無聞焉

按獨斷云天子所居曰京師京大也西京屬禹貢雍州之域
在周爲豐鎬漢曰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府是也周秦漢晉隋
唐並都于此謂之西京者周初文王都豐京武王都鎬京後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朝諸侯之所洛邑今屬河南省在陝
西之東因謂洛邑爲東都亦曰東京豐鎬爲西
都亦曰西京劉向有西京雜記張衡有西京賦

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
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
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
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
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祝嘏在前祝嘏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
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綱鑑明帝二年春正月宗祀
光武于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日臨辟雍初行大射禮